

教宗方濟各 2018 年第 2 屆世界貧窮日文告

1. 「卑微的人（貧困的人）一呼號，上主之即俯允。」（詠三四，7）聖詠作者的話，在我們受邀去面對各種不同之痛苦和被邊緣化之情況時，這些話已成為我們的語言了。因為在那些狀況中，**住**有我們通常慣以用一個通用的名詞，稱之為「貧窮的人或卑微的人」，來形容的我們之許多的兄弟姊妹。寫這些話的人，並不是見外於這些狀況的，那正好相反。他直接經歷了貧窮，卻仍然把它轉變為對上主的讚美與謝恩。今天這段聖詠也容許我們專注於這許許多多形式的貧窮，並去了解誰是真正的窮人，使得我們受邀要對他們投下正視的一眼，以聆聽他們的吶喊並認知他們的需要。

首先我們被告知的是，上主垂聽那些向祂呼喊的窮人，並且善待那些因悲傷、孤獨和被遺棄而破碎的心靈，想在祂內，尋求庇護的人。祂垂聽那些尊嚴被賤踏的人，而不僅是如此，而是只要他們有勇氣舉目向上，以接受光明與慰藉。

祂
垂聽那因虛假正義之名而受迫害的人，那些因此名義之可恥的政治迫害的人，以及那些受暴力脅迫的人；但他們都知道在天主內，他們擁有他們的救世主。所有由這祈禱所顯露的，首先是有不顧一切的感覺以及全然信賴有一位垂聽並接納他們的天父。在這一段話的長波上，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耶穌所宣講的真福：「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3）。

在這單一經驗的力量中，就算用許多的詩節，也都無法並且也不可能全然的表述，首先是要向所有的人，特別是向聖詠作者，那些貧窮卑微的人，那些遭棄的人和那些被邊緣化的人。事實上，任何人都不應自我感覺為天父的愛所拒絕，尤其是，在一個經常高舉財富為首要目的物並自我封閉的世界裡。

2. 聖詠用三句話來突顯窮苦卑微人的態度以及他與天主的關係。首先是『吶喊』。貧窮的狀況是無法以一言道盡的，但卻變成一種穿越諸天而到達天主耳中的吶喊。窮苦卑微人之吶喊要傳達什麼，不就是他的痛苦和孤獨，妄想和希望嗎？我們可捫心自問：這一個吶喊是怎麼會上達到天主台前，卻無法來到我們的耳朵，而令我們冷漠無感？難像這樣的日子裡，我們都是受邀去作我們良心的省察，以明白，我們真的有能力聆聽窮苦卑微人的聲音。

而聆聽的靜默，都是我們必須 他們的聲音。如果我們講太多，我們就無法聆聽他們。通常，我害怕有太多的創舉，這些創舉，雖是有價值的和必要的，都是歸向更能中悅於我們自己而比之於真實地接受窮苦卑微人之吶喊。

在這樣的個案中，在窮人使我們聽到他們的吶喊的時刻裡，而反應不常是一致的，並且也未達到可與他們的狀況，進入共振的程度。而且也就這樣插進了一種文化，即一種自我照鏡並過度地照管自己的文化，而僅保持說，利他主義的舉止可足以感到滿足，而並沒有直接使他們受到違害。

3.第二個字是「回應」。聖詠作者說，上主不僅垂聽窮苦卑微人的吶喊，而且也回應。祂的回應，就如同在整部救恩史所印證的一樣，那是一種愛的完全參與次貧窮人狀況的行動。而確實是這樣，當亞巴郎向天主述求說，他的願望是要有一個後裔，雖然他和他的妻子撒辣依都已年老，且仍無孩子（參閱創十五，1-6）。而對梅瑟也發生過這樣事情，當他（梅瑟）藉由那焚而不毀荊棘叢的火而得到天主聖名的啟示，以及得到他須帶領人民（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的使命（參閱出三1-15）。而這一個回應則證實於子民在曠野中整個的行程：當百姓感覺到將死於飢渴交迫的時候（參閱出十六，1-16；十七，1-7），以及當百姓陷於更惡劣的災難之中，就是他們對盟約的不忠和敬拜偶像的事件（參閱出三二1-14）。

天主對貧窮者的回應常是牽涉到救恩，即為治療靈魂與肉體的創傷，為施與正義和為助佑他們重獲有尊嚴的生命。天主的回應也是一種呼籲，直到任何人相信祂，而能盡人之所能，做與祂同樣的事務。世界貧窮日是想作為一個小小的回應，也就是整個教會，甚至擴展到整個世界能對此作出一個小小的回應，使得我們能回轉注視每一種不同的窮人和各個不同地面上的窮人，而不致於使他們的吶喊落於虛空。或許，就如同貧瘠曠野中的一滴水；但無論如何，它可能就成為所有處於急需中的一種分擔的記號，為能感覺到一個兄弟和一位姊妹生動的臨在。也不是一種委任的行動，以致於那些貧窮卑微人有需要，而是那許多聆聽他們的吶喊的人之個人掛慮。信友們的關心不能使他們侷限於一種輔助的形式 - 終究是在第一時間裡的需要與天意 - 而都要求那種「愛的親切」（宗座勸諭：福音

的喜樂，199) 只要是人（主體位格）就要賦與他榮耀，並尋求他的益處。

4.第三個字是「解放」(liberare)。聖經上的貧窮人是以一種肯定，天主為著他的好處而賦與他尊敬。貧窮不是「找到的」而是「由於自私 (Egoism)、驕傲、貪婪，和不正義」所造成的。古老的惡，只要是人，可是終究罪惡經常將無辜者捲入其中，帶來社會戲劇性的後果。上主藉以解放的行動，為許多向天主呈現他們自己的憂傷與痛苦的，是一種救恩的行動。貧窮的牢獄已為天主干預的德能摧毀了。許多篇的聖詠都陳述並頌揚這一件救恩的故事，以致於在貧窮人個人的生命中，找到一種對照：「祂沒有輕看或藐視卑微人的苦痛，也沒有向他掩起自己的面孔，而卑微人的一呼號上主，上主立刻俯聽（詠二二，25)」。我們可以仰瞻天主的面容，就是祂的友情的記號，與祂接近的記號，祂救恩的標記、「因為祢曾俯視了我生命的慘狀，體會了我心靈所受的悲傷；「...」反而使我穩立於廣闊之處」（詠三十一，8-9)。給貧窮人的提供一處「廣闊的空間」，也就是等於「救他脫離獵人的繩」（參閱詠九一，3)，在他行走的道路上，為他移開那已伸張的陷阱，因為他能夠快速的行走，並以平靜的眼神目待生命。天主的救恩以伸開的手握住貧窮的人，向那有急需的人獻出祂的擁抱，保護並且容許他感覺到他所需要的友情。是要從這一種具體且可觸摸的親近開始，得以適切地掌握一條真實的救贖的旅程：「每一個個別的基督信徒和每一個基督徒團體，都蒙受召叫要做為天主藉以解救並促進窮苦人發展的工具，以一種使貧窮人能夠在社會上整全他們

自己而成為一個社會完全成員的方式行之；這個要求是要我們能溫和的並且在意窮人的吶喊，進而前往援助他們」（「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 187）。

5.而使我動容的原因,就是要知道,許多窮人也自然認定他們自己只是如同馬爾谷福音中所說的巴爾提買(參閱+,46~5)。瞎子巴爾提買「是坐在路旁乞討」(46節),聽到耶穌經過,「就開始喊叫並呼喚說:『達味之子』,為的要耶穌可憐他(參閱47節)。「許多的人就斥責他,叫他不要作聲,但他越發喊叫」(48節)。天主子垂聽了他的呼叫:「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瞎子回答說:「師傅!請叫我看見!」(51節)。福音的這一章節實現我們所傳頌之聖詠的諾言。巴爾提買是一個貧窮的人,他卻重新找回他先前所缺乏之基本能力,就是看見與工作。今天還有多少行程是處在不確定的形式中!缺乏生存的基本方法,而在他們的能力無法完全承擔工作時,卻被邊緣化,不同形式的社會奴役,雖然人類進步成就如此.....如同巴爾提買一樣,有多少窮人今天是生活在路旁並面對他們的生存條件,在追尋一種感覺呢!有多少人,他們都在自問,為什麼他們淪落到如此深淵的地步,而思索他們如何能從此地跳脫!他們等待著,或許有人會來接近他們並且說:「放心!起來!祂叫你呢!」(49節)。

不幸的是,現實經常發生的是,相反地,他們所聽見的聲音,卻都是些斥責和要

求他們不要作聲。都是些格格不入的聲音,這些固定的聲音為窮人而言通常都是一種威嚇,他們不但已被認定是些窮困的人,而且更被認為他們對今日的習性而言,

是一群不安全的,不穩定的,迷失方向的帶原者,因此,就必須驅逐他們並與他們保持一個遙遠的距離。他們更傾向於他們自己與窮人之間,創造一個距離,並且也不在乎,他們如此的行為,也等於是與我們的主耶穌之間造就一個隔閡,但主並不拒絕他們,反倒叫他們來祂那裡並給與他們安慰。在這一情況下,這些適切的現象正如此地回響先知用信者生命的方式所說的話:「我所中意的齋戒,豈不是要人解除不義的鎖鏈,廢除軛上的繩索,使受壓迫的人獲得自由,折斷所有的軛嗎?豈不是要人將食糧分給飢餓的人,將無地容身的貧窮人領到自己的屋裡,見到赤身露體的人,給他衣穿...」(依 五八,7)。這種做事的方式是可容許罪人得到罪赦(參閱伯前四,8),使正義在它的路上行走,而當我們也向上主吶喊,那時,祂也將回答我們說:「我在這裡!」(參閱依五八,9)。

6. 貧窮的人都是第一批有能力認識天主臨在的人,並在他們的生命中,見證他們與天主的親近。天主信守祂的承諾,並且在黑夜的昏暗中,祂也不缺少祂的愛與祂慰藉的熱力。無論如何,為克勝貧窮脅迫性的狀況,必要的就是,他們要理解那些關心他們的兄弟姐妹,而且要打開他們的心門和他們生命的門窗,使他們感受朋友之愛和家人的歸屬感,只有以這種方式,我們才能夠認識「救恩的力量」並「將他們置於教會生命的中心」(「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 198)。

在此一世界日中,我們都被邀請要把這一篇聖詠的詩句的話付諸實行:「貧困的人必得飽飫」(詠二二,27)。我們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在祭獻的禮典之後,

會擺設宴席。在許多的教區裡,也有過一次的經驗,去年,並且這個經驗豐富了第一屆世界窮人日的慶典。許多的人找到了家的溫暖,一頓宴會餐飲的喜悅和眾人共同分享簡單且富有兄弟情誼之餐點的那種團結關懷的喜樂。今年我也想在這將要來臨的世界日裡,也將慶祝為,重新尋回共聚一堂喜樂的慶典訓誨。在團體中一起祈禱,並共同分享主日當日的餐飲。這是一種將我們帶回初期基督信友團體生活的經驗,即路加聖史用原始和最簡樸的方式所描述的:「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凡信了的人,常齊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宗二, 42, 44—45)

7.有無數的創意使得基督信友團體每天都從事、面對那些成為我們眼目之許許多多形式的貧窮,給與親近(鄰人)和慰藉的記號。通常與其他的現實合作,都是些不是由於信仰而是基於人性之團結關懷,成功地帶來一個不是我們自己獨力能夠實現的幫助。我們要承認,在這廣大的貧窮世界裡,我們的參與也是很有限的,脆弱並且不足以做出向他人伸出雙手之動作,因為彼此的合作要以更有效的方式,才能達成目標。我們是為信德以及愛德的命令所啟發的,但我們知道要認知其他形式的援助方法以及部分目標本身所預設的團結關懷的模式;因為我們不要忽視任何事物所特有的性質,就是要將所有的一切引到天主那裡,以及引入聖德。不同經驗對話和給與我們合作的謙虛,沒有任何角色主義的品牌,就是種完全符合我們所能實現之福音性的回應!

在窮困人的面前，是不能談玩弄手法以取得參與工作領導地位，反而我們是要能够謙卑地認知，所有的動作都是聖神所激發而使之成為回答和天主臨近的記號的。當我們找到走近窮人的模式時，我們知道首席地位是屬於天主的，是祂打開我們的眼睛和我們的心歸正。演員並不是窮人所需要的，而那些懂得隱藏自己並且知道忘記其所作之善事之愛的角色，才是受歡迎的。真正的演員（主角）是上主和窮人。凡是將自己為使天主的臨近和祂的救恩而奉侍自己為服侍的，就是天主手中的工具。聖保祿宗座記得，在他寫給格林多的基督徒時，在他們之間，在神恩之中尋找更珍貴的競爭上；「眼睛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們』；同時，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們』（格前十二，21）。宗徒就作了一個重要的思考，注意到，身體上所有的肢體，似乎較脆弱都是更必要的（參閱 V22）；而那些我們以為是身體上比較尊貴的肢體，我們就越發加上尊貴的裝飾，我們不端雅的肢體，就越發顯得端雅。至於我們端雅的肢體，就無須裝飾了」（VV.23-24）。當他對神恩施與一基本教導時，保祿也教育團體，在面對他的那些較脆弱和較貧困的肢體時要有福音的態度。基督的門徒週遭，對他們再沒有羞辱與虔敬主義的感覺；反而都受邀於賦與他們應有榮耀，給與他們上位，都相信他們是我們中間之耶穌的臨在。「你們對我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40）。

8.在此，我們生活的模式與世界的生活模式間，有好大的距離，世界（俗）的

模式是稱揚、追逐和效法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反而是邊緣那些貧窮的人並認為他們是一種廢物和一個恥辱。宗徒的話正是一種邀約，要我們給與窮人福音的圓滿，與基督奧體中較軟弱的和較具才幹的，都一視同仁地與他們團結關懷：「若有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蒙受尊榮，所有肢體都一同歡樂」（格前十二，26）。對於這同樣比例的事，在致羅馬人書，保祿也勸勉我們說：「你們應與喜樂的一同喜樂，與哭泣的一同哭泣。彼此要同心合意，不可心高妄想，卻要俯就卑微的人。」（十二,15-16）。這是基督門徒的聖召；理想的是全心堅忍，持久地在我們身上，吸收「耶穌基督的感覺」（斐二，5）。

9.一句希望的話即成為信德所指引之自然結語。通常都是貧窮的人使我們的冷漠變成危機，使我們成為太過於內蓄之生活觀並也太過於聯結於現實。窮人的吶喊也是一種希望的呼喊，我們得以之呈現出我們被釋於（解救）之存在的確立。根基於天主之愛的望德，使我們知道，天主從不遺棄那些信賴祂的人（參閱八，31-39）。阿維拉的聖女德蘭曾在她「成全之路」書中寫說：「貧窮是一種財富，即一種將今世財富深鎖於我們的內心；因而保證給我們一更大的主權，換句話說：使成為世上一切財物的主人，就在我們那些使我們感到恥辱的時刻開始」（二，5）。而在我們能夠分辨真正財富的程度中，這真正的財富使我們在天主前成為真富有並在我們自己和別人面前成為聰慧的人。也真是這樣：在我們能夠賦與真正的正義與財富的真義時，我們即在人性上成長並使我們成為有能力分享的

人。

10.我呼籲所有的主教弟兄、司鐸們，尤其是執事們，因為他們接受覆手是為服事貧窮的人（參閱宗六，1-7），同時也邀請度奉獻生活者，大眾男女平信徒，特別是他們在堂區，修會以及各種活動中，可使教會對窮人的呼喊之回答成為可觸摸的，大家都要活出這一個世界日，成為新福傳的特殊時刻。貧窮的人傳給我們福音，他們幫助我們了解福音每日之美。不要讓這一個恩寵的機會偏於空幻。我們大家都要感受到，在這一天，在他們面前的負債者，因為共有彼此向對方伸出雙手，才能實現救贖性的會面，這是由信德所支撐的，要使愛德有所作為，並使望德能於持續平穩地走在歸向那將要來臨的主。

發自梵蒂岡，2018年6月13日

巴杜阿聖師安東尼紀念日